



伊拉克战争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关系探析

刘 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为了探讨伊拉克战争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 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最后得出结论: 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并不能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沙特阿拉伯的诸多石油优势、地缘政治地位、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及沙美关系较好的历史基础, 这些均是伊拉克无法取代的。巴勒斯坦问题和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使两国关系受损, 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沙美关系。从长远看来, 双方在各方面互有所需, 仍将是盟友关系。

关键词: 后萨达姆时代; 沙美关系; 战略盟友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7)01-0053-05

2001年的“9·11事件”给沙美关系带来巨大震撼。“9·11事件”的阴霾还未散去, 伊拉克战争再次引起人们对沙美关系的关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 伊拉克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了亲美政权。鉴于伊拉克 1120亿桶的石油储量,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沙特在美国海湾乃至整个中东战略中的地位。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最后一批作战部队已于2003年9月初从该国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撤离, 标志着美国空军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海湾司令部正式关闭, 以及美军正式结束在沙特阿拉伯近13年的军事部署。人们不禁怀疑: 难道沙美关系就此走向终结了吗?

一、态度不一的沙特阿拉伯

2001年11月, 美国以军事手段成功地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 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伊拉克。国际社会对攻打伊拉克问题反响不一。法、德、俄纷纷反战; 阿拉伯世界也是“无条件反对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 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2002年夏,

30年来一直负责沙特对外情报机构的图尔基·费萨尔王子警告美国不要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进攻, 特别是目前中东地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图尔基王子说: “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目前受到这样待遇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攻击萨达姆·侯赛因, 反应将不仅仅是严重的, 而且是你所能想到(糟糕的)程度。”

战前沙特公开反对攻打伊拉克, 然而, 2003年3月战争真正爆发后, 却为美国提供军事、后勤支持。沙特不仅对联合空军作战中心使用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协调对伊拉克的空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允许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沙特北部的阿拉(Arar)和塔布克(Tabuk)机场行动。从表面上看, 这些军队在执行搜救任务, 实际上, 据可靠消息, 他们在协助保护伊拉克西部的机场, 以防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1]。此外, 沙特政府使用预警飞机和JSTAR喷气式飞机为美军提供低价的原料等后勤支持。利雅得也允许美国从海湾和红海的航空母舰上发出的巡航导弹使用其领空^[1]。

收稿日期: 2004-10-19; 修回日期: 2006-1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ZB021)

作者简介: 刘辉(1978—), 女, 湖北随州人, 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 从事当代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据美《华尔街日报》, 2002年7月29日报道。

伊拉克战争前沙特的反战只是顺应阿拉伯世界的大流而做出的一种外交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受本国国家利益的指导。伊拉克战争中沙特对美国的支持也是由自身的战略利益决定的。首先从沙特自身的安全来看,沙特一直视伊拉克为本国的威胁。1958年前,伊拉克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哈希姆家族手中,哈希姆(Hashemite)家族还统治着另一个国家外约旦。沙特家族和哈希姆家族争夺阿拉伯半岛统治权的宿怨,再加上伊拉克的“大叙利亚计划”、“肥沃新月”方案均使沙特对伊拉克和外约旦深怀戒备,一直担心两国联手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1958年,伊拉克发生革命,君主制被推翻。后经多次政变,复兴党最终掌权。伊拉克复兴党的宗旨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致力于阿拉伯统一事业,抨击保守的君主制,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实行亲前苏联的外交政策,这一切使反对共产主义、奉行温和外交政策的沙特颇感威胁。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掌权后,致力于实现海湾地区的霸权。先是挑起两伊战争,随后又于1990年8月2日入侵科威特。当天,沙特官方对伊拉克侵略的惟一评论是萨达姆·侯赛因所致力于实现的对海湾地区的霸权是不能接受的^[2]。虽然萨达姆表示不会入侵沙特,沙特王室对此甚是怀疑。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处在一个阿拉伯邻国的直接威胁之下^[3]。最终,沙特主动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虽受重创,但萨达姆·侯赛因仍然大权在握,不时地制造海湾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的分裂。沙特视伊拉克为“潜在的地区性大国”,仍是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后冷战时代,沙特阿拉伯的对外政策目标有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霸权,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导^[4]。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直接威胁到沙特上述目标的实现。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都是符合沙特的战略利益的。两国之间相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民族身份并不能取代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另外,“9·11事件”后,美国认为中东伊斯兰世界是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为消除恐怖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美国欲在中东推行民主,建立新秩序。2003年2月26日,布什总统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中指出,要以伊拉克为样板,推进整个中东的民主化。他直言不讳地说,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开始,

改造伊斯兰世界。“9·11事件”后,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构想之一就是运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推动、支持或诱压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在温和阿拉伯国家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逐步向美式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根除恐怖主义极端思潮^[5]。作为保守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也担心自己成为美国民主改造的对象。况且,“9·11事件”使两国关系大大受损。“9·11事件”的头号嫌疑犯本·拉登原籍沙特,19名劫机犯中,15名被认为来自沙特。对此,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声讨盟友沙特的浪潮。一时间,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沙特被描绘成一个憎恨西方与宣传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沙特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扭曲^[6]。这样,沙特在伊拉克战争中配合美国,也是为打消美国民众对沙特的种种猜疑,改变自身形象之举,当然也为消除伊拉克对自身威胁,争取安全的周边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沙美关系走势分析

如今,伊拉克战争结束已3年有余,美国已向伊拉克交出主权,伊拉克人组建了自己的临时政府。不过,美国仍保留在伊拉克的驻军。毫无疑问,新建立的伊拉克政府处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是一个亲美政府。考虑到伊拉克全球第二的石油蕴藏量,沙特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似乎受到了伊拉克的威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在联系沙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石油是关键因素之一,伊拉克永远不可能取代沙特成为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经过海湾战争和这次的“倒萨”战争,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遭到巨大破坏,生产能力急待恢复,它急需大量投资。沙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多种优势,包括丰富的储量,良好的出口线路,世界上最便宜的生产成本及多余的生产能力。这既能满足需求的大量增长,也能够满足由于石油供应突然混乱而导致的紧缺。鉴于这种优势,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一直有特殊利益。这种利益不仅有利于彼此,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繁荣^[7]。美国除了从沙特进口石油以外,还依赖沙特石油的后备生产能力。沙特石油的后备生产能力足以补充另外某个石油输出大国的产量。

见钱文荣《美国为何执意推翻萨达姆政权》载《世界问题研究》,2003年3月31日第24期。

因此,从沙特石油的蕴藏量及后备生产能力来看,伊拉克均无法取代沙特的地位。再则,伊拉克现在政局混乱,反美势力猖狂,针对美军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教派斗争激烈。伊拉克这种不稳定的局势直接影响其石油生产能力的恢复及石油出口。

其次,沙特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地位是伊拉克所无法取代的。从战略上讲,沙特与两条重要的航道——波斯湾和红海相连。波斯湾和红海不仅是国际石油运输的重要航道,同时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渠道。作为印度洋的延伸,它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鉴于地区大国伊朗、巴基斯坦对波斯湾的兴趣,美国不得不对波斯湾倍加注意。红海联结着地中海和印度洋,从逻辑上说,美国决策者们都很关心红海流域的情况^[8]。无论中东局势如何变化,沙特的这种地缘政治地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冷战期间,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扩张势头,美国大力扶植海湾地区持温和态度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便是美国六七十年代在中东的两根支柱之一。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沙特在美国的中东战略、反恐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仍然是美国维护海湾地区利益乃至中东地区利益的借重对象。

再次,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是伊拉克不能比拟的。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的护主,是世界上所有穆斯林的精神家园,素有穆斯林的“精神祖国”之称。它在伊斯兰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美国一直视沙特为自己中东政策的支持者,借此影响其他阿拉伯国家。譬如,1981年,卡特主义出台后,卡特总统极力争取沙特的支持,希望借此获得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后冷战时代,沙特积极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出谋划策,与美国共同努力,寻求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道。2002年4月25日,沙特前王储、现任国王阿卜杜拉访问美国,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解决中东和平进程的8点计划。阿卜杜拉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劝说华盛顿说服以色列,让以色列接受包括更多和平内容的方案”。对此,沙特的《乌卡兹报》说,“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阿卜杜拉访问的时机非常重要。王储将会利用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地位‘使美国政府改变其在巴以冲突方面的立场,并充当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而不是充当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角色’^[12]。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沙特也是积极促成巴以冲突的解

决,体现出—个阿拉伯大国的风范。

此外,沙美关系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1945年,罗斯福总统自雅尔塔归国途中在“约翰·昆西”号巡洋舰上与沙特开国先王伊本·沙特(Ibn Saud)的会晤揭开了双方日后全方位合作的序幕,也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了60多年,双方已经找到了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融合机制,一旦一方出现松动迹象,另一方必将做出某些补救措施。如“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对沙特的攻讦四起,有人甚至认为沙特是培养恐怖主义分子的温床,是瓦哈比主义导致了“9·11事件”。兰德公司在呈送给五角大楼咨询委员会的一份简报中将沙特阿拉伯描述成美国的敌人:“沙特人在恐怖链条每一节上活动积极,从策划者到资助者,从干部到普通士兵。”^[9]为了恢复美国民众对“沙美特殊关系的信心”,沙特政府花了几百万美元进行公关活动。沙特让夸威斯(Qorvis)通信公司进行了一场为期一年的活动,旨在向美国公众推销沙特^[10]。与此同时,沙特用石油作为“大礼”对“受伤的盟友”表示支持和慰问,不仅迅速决定放弃对欧佩克其他国家做出的石油减产承诺,而且紧急向美国额外运送900万桶石油,以确保美国石油供应充足,还在随后两周连续每天使用自己的油轮向美国运送50万桶石油,促使原油价格从8月末的28元/桶下降为几周后的20美元/桶,让美国消费者用上廉价的汽油^[11]。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致力在中东推行民主化,欲改造伊斯兰世界。这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很大压力,沙特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民主化的初步尝试如进行市政选举等等。虽然沙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至今实行的仍然是家族统治下的君主制,但是美国对沙特这个盟友,尽量不触动对方的“软肋”。因为沙特的任何革命将给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利益以毁灭性影响。一旦旧政权垮台,将给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难以接受的威胁^[12]。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美国从沙特撤军,只保留500名顾问在沙特,帮助该国训练国民警卫队。美国从沙特撤军不仅不会影响到沙美关系,反而有利于彼此。驻沙美军一直是普通沙特人竭力反对的事,认为此举亵渎了宗教圣地。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曾为此发动过针对美军的多次袭

击,它也一直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攻击沙特王室的主要原因之一。再者,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已被推翻,沙特的环境安全性已大大改变。故而,美军的撤走对其不仅是一种保护,也是减少基地组织对沙特攻击、帮助维护沙特家族统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三、影响沙美关系的其他因素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仍将是战略盟友关系。然而,巴勒斯坦问题与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仍然会给沙美关系带来阵阵阴霾。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巴以冲突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随着阿拉法特的逝世及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上台,中东和平遥遥无期,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巴勒斯坦问题不仅关系到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和主权,而且涉及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民族尊严和宗教情感。从阿拉伯民族大义的角度,沙特阿拉伯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不满美国偏袒以色列压制阿拉伯国家政策,冷战期间最激烈的反映就是联合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用石油武器。这不仅分化了西方阵营,而且导致美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作为最能影响巴以和平进程的国家,特别是最能影响以色列政策的国家一直受到沙特的期待,呼吁其积极参与解决巴以冲突。2005年3月巴以谈判陷入困境时,沙特呼吁美国尽快干预,此时沙特前王储阿卜杜拉2002年4月提出的中东和平新建议受到美国重视。长期以来,沙特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为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献计献策。2006年5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会晤时,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承认旨在结束巴以冲突、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争取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

沙特阿拉伯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既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表现,也是伊斯兰宗教情怀的延伸。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促使沙特阿拉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某些表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道共同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但是,当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沙特阿拉伯总是将本国利益放在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在本国利益许可的范围内,为巴以冲突的解决做出某些举措和让步。故而,虽然巴勒斯坦问题影响到沙美关系,但还不至于使两国关系完全破裂。沙

特阿拉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经济和政整合及巴勒斯坦诸问题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受政治现实主义的指导,并且由最符合沙特利益的战略决定^[13]。今后,沙特阿拉伯会仍然如此。

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概念的范围扩大。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边疆安全,而且包括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对抗,后者表现为国家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者的非常规战争。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进行反美仇美活动,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威胁。他们一直反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反对美国干预中东和平进程。沙特的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曾在1995年、1996年发动了两起针对美国人的爆炸事件,导致多名美军伤亡。他们激烈抨击沙特王室及其外交政策,制造恐怖事件,故意破坏沙美关系。伊拉克战争再次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神经,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掀起新一轮的反美浪潮。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仅仅10天,2003年5月12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发生针对美国人的炸弹袭击事件。11月19日,利雅得又遭受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30名平民伤亡。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沙特是美国的帮凶,试图通过恐怖活动发泄对沙特及美国的不满,达到损害沙美关系的目的,证明自身的存在与强大。然而,从长远看来,他们除了给沙美关系造成暂时性的波折外,并不能对其造成根本性影响。沙特阿拉伯是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自18世纪起,沙特家族就已经和瓦哈比教义的倡导者瓦哈卜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沙特家族为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宗教乌里玛提供政治庇护,而他们则为沙特家族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沙特王室和宗教机构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得不到宗教权威机构及权威们的支持,从而无法获得沙特广大穆斯林的普遍认同。这样,除了通过极端方式发泄不满外,他们的活动既不能动摇沙特家族的统治根基,也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到沙美关系。此外,沙特与美国需要加强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例如,沙特为配合美国反恐,不得不加强对本国伊斯兰组织和团体的控制,防止这些组织的资金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同时加强与美国在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

四、结 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虽然沙美关系受到强烈冲击,但两国的双边战略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于美而言,保持较好的对沙关系仍是其实现对海湾、中东乃至阿拉伯世界战略利益的重要一环;于沙而言,维护对美盟友关系依旧是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对美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其周边国际环境甚至国内稳定与发展^[11]。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的关系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由于美国拥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先进的军事武器及科学技术,发达的教育体系,使这种依赖呈现出不对称性,即美国处于强势,沙特处于弱势。不过,彼此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原则。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及中东地区一个稳定的伊斯兰盟友,而沙特也需要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护,双方互有所需。美国仍将对沙特的安全承担责任。除了英国和以色列政府外,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在外交和私人关系上如此接近于布什政府的“心脏”^[11]。沙美关系一直受到双方领导人的重视。布什政府不止一次公开强调同沙特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愿望,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其他的领导人 also 强调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 DOBBS M. US-Saudi ties prove crucial in war the Washrington Post[N], 2003-04-27-(A1).
- [2] KECHICIAN J A. Trends in Saudi National Security[J].

Middle East Journal 1999, 53(2): 232-253.

- [3] Madawi al-Rasheed God The King and The National Rhetoric in Saudi Arabia in the 1990s[J], Middle East Journal 1996, 50(3): 359-371
- [4] PETER W W, DOUGLES E Graham. Saudi Arabia The Coming Storm[M]. M. E. Shape 80 Business Park Drive 1994 114.
- [5] 卢陵. 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构想[J]. 西亚非洲, 2003 (4): 22-26
- [6] 志超. 班达尔亲王: 编织美国关系网[J]. 世界知识, 2002 (13): 23
- [7] BAHGAT G. Managing Dependence American-Saudi Oil Relations[J]. Arab Study Quarterly, 2001, 23(1): 1-14
- [8] NAKHLEH E 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A Policy Analysis[M].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3 3
- [9] RICKST E. U. S. Advisers see Saudis as Enemies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 2002-08-07(1).
- [10] DAVID B. Ottaway & Robert G. Kaiser After sept 11 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post [N]. 2002-02-12(A10).
- [11] 高祖贵. 沙美关系走势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5): 23-28
- [12] NDYK M. Back to Bazaar[J].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2, 81(1): 75-88
- [13] HUNTER S F. The Future of Islam and the West Clash of Civilization or Peaceful Coexistence[M].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115.

[责任编辑 刘 欢]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america after iraq war

LU Hui

(The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America after the Iraq war, through the studying methods of the history tied by reality,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Iraq of post Saddam Hussein cannot affect Saudi-America relations. Iraq cannot take the place of Saudi Arabia, such as in the field of oil production, its geopolitics, its special position in Arabian and Islamic world. Although, Palestinian problem and extreme Islamic fundamentalism do damage their relations but can not change it fundamentally.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of the need from each other, Saudi Arabia and America will still be a strategic alliance.

Key words The Era of post Saddam Hussein; Saudi Arabia-America relations; strategic alliance